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
第六十三回 火獸無功遭急雨 嬌鸞轉念悟慈雲

銀軍軍回大營，備言萬寶之事。嬌鸞怒責銀銀，銀銀大言曰：「竹山後路，人跡不到，游泉飛遽，皆能殺人，不獨此怪也。況：岩險惡，不惟不能容馬，並不能容足，若使有兵堵截，無一人得見娘娘矣。媿家冒險誅妖，為白娘娘報仇，全師而反，不可謂無功。況此怪安知非藍眉所使，以毒我師的。娘娘聽信老士矜之言，驅生人就死地，是不聰也，何責媿家為。」話得嬌鸞兩臉赤發，俯首無一言。沒奈何，教將此怪扛入轅門，集眾觀之。見怪雖死，而睛綠如故。人足人手，毛卷黑，肌如敗鐵，比熊略小，不知何名。營醫葉秀林，剖其肝，和藥以飲萬寶，亦不見效。嬌鸞懼，記當年醫自己的梅虛谷，十分靈效，乃修一待罪本章，使樂更生輔軟車載萬寶回都就醫。時門山尚未痊癒，亦令隨更生回都。更生等去後，嬌鸞慘戚不樂，漸漸的病將起來。紹無憂勸令班師，嬌鸞不肯。一夜正與炭團、銀銀坐營外，忍病看星。忽見滿天火光，四下裡鼓聲如雷，遍野漫山，盡是惡獸，每獸口中吐出煙火，齊奔已營。幸是初更時候，眾軍未寢，急傳令棄營而走。銀銀、炭團，自恃猛勇，回身鬥那火獸。銀銀揮鋤，鋤翻了幾隻。那獸愈鋤愈多，團團的將銀銀圍住。奇亮功率敢死軍士，殺入獸圍裡，來救銀銀。亮功刀斲，銀銀鋤鋤，鋤翻斲翻的不可勝計。怎奈那獸彌天塞地，非槍挑刀斲所得盡。沒奈何且鬥且走。正遇炭團坐地下與諸獸鬥，緣所坐馬為獸口中煙火燒著，撞下馬來。亮功在營後覓得一馬，炭團騎了，三個復殺入獸叢裡。忽聞雷聲響，下了一陣大白雨，獸與火光一齊不見。細辨那獸是紙剪成的，經雨灑著，都變做滿地的濕紙。嬌鸞退五里下寨，是夜眾軍走不迭，為煙火燒傷的約千餘人。銀銀左腿亦著火傷，嬌鸞慰勞之。銀銀仰天歎曰：「如天之福，幸有這場白雨，不然全軍喪於火獸中矣，一銀銀何足道。」眾軍齊勸嬌鸞班師，嬌鸞不肯，咸出怨言。嬌鸞聞之，只做不知。然病益憊，又數日，聞報白貴嬪萬寶斃於中途，嬌鸞大噫一聲，吐出一口鮮血來。乃與幾個心腹女兵，往阪泥邑慈雲庵中養病，使炭團、銀銀帶罪班師回都。炭團言於銀銀曰：「嬌鸞娘娘，必死於此矣。」銀銀曰：「何也？」炭團曰：「渠生平以女韓信自詡，凡作事必強人一等，鎮黃石時，咸奉之如神聖，自大慣了，以為今之黃石猶昔，實欲討黃石顯功名，以驕六宮也。往常以老成宿將自命，每輕花相公為新進書生，今欲出師為花相公所阻，已甚怏怏。賭頭顯而出，莫展一籌，聽紹無憂之言，未交兵先送了可進同等性命，聽老士矜之言，又陷了白娘娘。火傷軍校多有死亡，從前令望威風，一旦盡損。縱花相公不必真索頭顯，渠自思在軍無以對士卒，在國更無以對君相，將安歸乎。彼養病慈雲庵，言不能回都者，實不敢回都耳。」銀銀曰：「管他則甚，但咱們廝殺了半生，未有如今日之吃虧者。想起來可惱，又可笑。敵人不煩一兵一矢，戲剪些紙條兒，累得咱們拼死與紙鬥，用盡氣力鬥勝了紙條兒，亦大可笑，用盡氣力反為紙條兒所敗，不越發可惱乎。」時劉金桂在旁笑曰：「大抵娘娘們平日，是不怕硬，怕軟的了。」炭團亦笑起來。遂即日下令拔營，拜別了繡旗伯杏英，回都而去。軍至石柞岩，遇更生賚詔，追嬌鸞班師。與炭團、銀銀廝見了，才知嬌鸞留慈雲庵養病。更生曰：「君相悲萬寶之斃，恐嬌鸞逗留不返，終致全師盡覆，故使媿家追回。今雖折些兵將，二萬軍得保首領以歸，未必非國家之福，大都不必往尋嬌鸞了。三人又談及萬寶創造紫霞之功，死於非命，各灑了一回淚，即催軍望都門進發，回都繳旨。

王既痛萬寶之死，又惱嬌鸞不回，想及平昔恩情，不覺下淚。又恐嬌鸞懼罪，欲以溫旨召回。花容曰：「其人負氣，召之急，必自戕。不如命御醫往慈雲庵就醫，並降敕慰勞之，不問其罪。臣這裡亦附書一函，言賽賭本屬戲言，白貴嬪之死，實由自取，諷令病癒還朝，渠必返矣。」王依其言行，右丞相趙無知，私見花容曰：「聞相公欲致多智侯而必附一書言賽賭之事，是愧之，使必不返也。」花容曰：「〔然〕則何如可致之返。」無知曰：「其為人也忌，恒欲污人以文己。相公倘使人索千金之賄以贖頭顯，渠必喜。朝廷復革其侯封，使之回都待罪，並不提白貴嬪之死，渠必喜而返矣。」花容笑曰：「相公之言，深中渠病，然媿家不能從相公言也。」言未已，忽王子段安白衣冠入見，哭訴曰：「先母嬪從徵黃石，斃於非命，此仇不可不報。兒願提一旅之師，踏平黃石，斬妖人之首，以祭母嬪墓，願相公許兒。」花容曰：「王兒無躁急，妖氛猖獗，媿家豈忍坐視。但謀須萬全，躁嘗之必敗。嬌鸞娘娘，不足鑒乎。」又顧無知曰：「今朝中名將如林，能平黃石者，相公以為何人。」無知曰：「趙公挪，果敢勇銳，紹龍飛持重嚴密，皆其選也。」花容曰：「公挪，鑿勁敵力有餘。龍飛，臨巨敵略有餘，而平小小一黃石則不足。」無知曰：「然則何人而可。」花容曰：「說出來勿驚駭，惟四王子可平黃石耳。」無知曰：「軍國大事，相公無齣戲言。」段安曰：「四王子，嫵媚侯可娘娘之子也，今才兩歲，何以平寇？」花容曰：「這王子，日月○○○○作額，他年大貴，行止必有鬼神呵護。況嫵媚侯○○和聖姥弟子，披么么邪神，孰敢犯之。若趙相公肯作〔軍師〕，解意侯肯作前鋒，事無弗濟，何言戲也。但不知王意○○暇，待媿家先以意探嫵媚娘娘，及後娘娘，若後娘娘與嫵媚娘娘肯時，王無不肯。」言已，遂辭退。